

失去 ■ 雨合

瀛苑副刊

一種不陌生的感覺叫做「失去」。

是在兩年前的十月十五號凌晨，真切地體會到這種失去的感覺；在趕回家的途中，腦海裡浮現著躺在加護病房孱弱的軀體，意識不清楚的他不停地搖擺著頭，說不出來的話語被各種儀器、導管所阻隔，而意識到不久將辭世的感覺或許早已超越了軀殼所承受的種種不堪。那天，在送他的路上，縱使千遍萬次，我還是不堪地喊他「阿公」接踵而至的一聲「喂」的回應。

「她」是我一個小學同學。曾經，我們一起在白色的浪濤追逐；曾經，我們為了一雙編號580的球鞋，因而省略兩段待轉，結果被「補快」攔下開單；曾經，我們互為雙方感情生活的「軍師」，燒壞「新莊——淡水」間的電話線是常有之事。然而在一次的疏忽場合中，我被吊銷了與她無所不談的執照，雖然一如往常地窩在她那兒打地舖，她卻不在我離開前還遲遲未歸。

往往在「失去」以後，我們會用「珍惜曾經擁有的」來合理化失去後的狀態，但是我不能要問，誰來告訴我「珍惜」這個字眼具體含意為何？努力地不讓相本中的照片因潮濕而損毀？還是讓腦細胞的放映室不斷地上演昔日相處的浮光掠影？抑或是拂拭他曾經撫觸過物件、踏訪從前烙印過的足跡？罷了！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！在種種方法、管道都嘗試過後，才真正感嘆「逝者如斯矣！！」

今日，在捷運車箱裡，端視著對面車窗玻璃所反映的臉龐，一種名叫難過的液體滑落她的頰邊；思索著一個問題：「擁有的『價值』，一定要透過『失去』這個過程才能證

明嗎？」不久，鳴笛聲響，匆匆拎起包包逃出這個瀰漫低氣壓的四方格子，驚覺淚痕早已寫滿雙頰了。